

世先架誌

世光雜誌

于斌

若是一隻手使你犯罪，你截下牠來，少一隻手得入常生，比有兩隻手，去下地獄，陷於不滅的火，更好。在那裏，他們良心的蟲子不死，火也不滅。若是一隻脚，使你犯罪，你截下牠來，少一隻脚，得入常生，比有著兩隻脚，被投於永火的地獄，更好。在那裏，他們良心的蟲子不死，火也不滅，若是你的眼，使你犯罪，你剜出牠來，少一隻眼，得入常生，比有著兩隻眼，被投於烈火的地獄，更好。在那裏，他們良心的蟲子不死，火也不滅。

耶穌多，瑪谷，九，42—47。
不願信有地獄的人，說地獄的存在，沒有憑證，但說地獄不存在，又有什麼憑證呢？耶穌基多的話，許多有了事實和生活的印證，他說的關於地獄存在的話，也不應是虛的，信了耶穌的人，到如今，沒有誰反悔過，將來也不反悔。我是眞理，我是生命，耶穌說了這些話，也沒有誰能證實牠們是空虛的，要是地獄不存在，耶穌基督，也未嘗存在。

第六卷 第七期

目錄

不祥之言	編者
熱心生活指南	若瑟
談談公教人生觀	逸青
時間與永遠	汲謙
古今的天	兼言
天民問答	袁澤宣
宇宙創造論	劉慕多
歐洲中古時代緝查署之檢討	于燦之
歐洲哲學之定義及其對像	微萍
詩	
教聞轉播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

不祥之言

編者

一、好人的罪惡

這真是一句矛盾的話：好人的罪惡！但事實的矛盾，更足使人寒心，好人不難做，因為人們要求於好人的事比要求於惡人的更嚴厲，不澈底不奮鬥，不足以做真的好人。

法國的教友，不算不多，然而法國革命以後，圻人黨正陰謀計劃怎樣剷出聖教會在社會上，教育上慈善事業上，所有善良勢力時，教友們却還在彼此之間爭執究竟是民主合法還是君主合法。

圻人黨控制了政治幾十年，教友學者揭發他們的陰謀，指斥他們的行動，然而還是低首下心，受他們民主橫強的專制，幾個人大聲疾呼，羣衆却敢怒而不敢動。

俄國善良的人們，走那裏去了呢？不能組織一個比共產更優良更合理的政府，却讓這民主時代的暴力政治，以屠刀宰治天下！

中國的好人們。中國的教友，你們既自以爲耶穌基督多的精神，足以振興民族於積病，你們既自知惟有耶穌基督多的思想足以敵抗一切的惡勢力，爲什麼「整天在葡萄園外站著談天」！到如今談傳教，談對外，談對內，談歸化運動，談建設學校，談慈善機構，談大時代，談大團結，談教區自治，談學術傳教，談種種日新月異的會，青年會，婦女會，公進會，協進會，談下放下，太陽依舊從東方起來，照着的還是幾個搖旗吶喊的人、和幾個遲重地拖着時代巨輪努力着而不能前進的人，說話的人多，做事的人少，還加上幾個搗亂的人。

這足以令人悲觀嗎？
這不過是現代中國的反照，所不同的是我們有耶穌基督作我們的力量。

不過獨善其身的好人，是沒有理由生活在現代的世界的，不肯奮鬥，但想偷閒苟安的好人，當他們優遊自得時，兄弟們都成羣的被人鞭打活埋，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好人不知犧牲，不知團結，不知發揮善的力量，却讓魔鬼的能力現在橫強專制撒謊兇殺的幾個惡羣手裏，這便是好人的罪惡！

二、吃教

吃教，這是一句多麼侮辱的話，某年某月日作者在某縣去拜訪一位智識階級的人物，話中談到傳教問題，對於傳教事業，某君固多評論。他說許多的教友奉教，只因爲有利可圖，有飯吃，的確這或許是不必否認的事實，一度曾有過類似的現象，不是因此吃教二字，才成爲奉教的同意名詞麼，然而許多爲外人，或許不知道這已經大部成爲已過的事，但教友的責任應當把兩字的侮辱洗除，要使外教人知道我們奉教不是爲吃而是爲許多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應當做到吾主耶穌，希望我們達到的地步，第一字是誠，耶穌說了：天主要的是以心，以靈，誠實欽崇他的人，排除一切世俗的意味或冀圖，應當本奉天主，安救靈魂的高尙意志，誠實我們的心，奉事天主，是因爲天主，堪得我們奉侍稱頌他，第二是正心在社會上應當充份發揮我們好義博愛的精神真實做到以身作則的人格，使世俗知道我們奉教的真意和誠心，第三是應慷慨赴義以教會的立場，爲社會造就高尙的幸福。

熱心生活指南

聖方濟各肋爵原著
若瑟譯

第十八章·默禱十·選擇虔熱心生活。

預備，安置你在天主台前，在主前卑下你，求其助佑。

推想：一、設想你獨自和你的護守天神在一個空曠地方，在左邊看見魔鬼坐在高高的座位上，周圍有許多惡神在接近他，又有一大羣愛世俗的人圍繞他，認他爲王，拿犯各樣罪惡作禮品獻給他。你看這殘暴魔王的遭逆臣僕們的狀況：有的因仇恨、嫉妬、忿怒而瘋狂的互相殘殺，有的鑽營奔競找錢；有的專求虛榮，喜好的無非是些虛假；有的下賤匱敗在他們的肉慾中；你看他們都是全無休息，全無次序，全無狀態。他們彼此互相輕慢，彼此之間只有假愛情，畢竟你看見這災難的團體屬虐王統治，叫人可憐。

二、在右邊你看見被釘死的耶穌，他以真誠的愛情爲那些在魔鬼權下的遭逆人祈禱，使他們脫離苛政，又召他們來歸向他，你看見一大羣熱心人同他們的天神一齊。你注視這個熱心國家的美麗，一羣比玉簪更潔白的童貞男女，怎樣美麗！又一羣充滿聖克苦謙卑的鰥寡，怎樣好看；又看見一羣夫婦他們一齊生活；如何甘飴，以至大的愛德相敬相愛；你看這些熱心的靈魂如何把外務配合內修，把夫婦之愛合於天上淨配之愛，你到處總觀察，你要看見他們衆人都處於聖的，溫和的，甘飴的狀況中，他們服從吾主，安置吾主在他們的心中。他們彼此相歡樂，而是一種和悅的，愛德的，規律的歡樂；彼此相愛，而是一種聖的，至潔的愛情。在這熱心的人民中，那些受難的，不多餘

難過也不失和平；總之，你看見救世主的慈目安慰他們，衆人都歸向他。

三、你從今以後，用你發了的善情 棄絕魔鬼和他的憂愁遭的隊羣可憐你還沒有到耶穌的國，還沒有和享永福的神聖結合；你還常在天堂地獄的中間。

四、聖母、聖若瑟、聖類斯、聖莫尼加，以及千萬別的聖人，他們是居俗隊伍中的，他們召請你，勉勵你。

五、被釘死的王，以你本名叫你說：來，我親愛的，來，我光榮你。

選擇：一、世俗啊，可咒的社團，你們萬不能獲得我在你們的旗幟下，我永遠棄絕你們的狂妄：驕傲之王啊，遭逆之王，地獄惡神，我痛絕你和你的虛榮，我痛恨你和你的事物。

二、我的甘飴的耶穌，我轉向你，永遠榮福之王，我全靈全力擁護你，全心朝拜你，選你從如今至永遠爲我的王，爲我獨一的主，爲永矢忠信於你，我把我絕對獻於你台前，我絕對服從你的誠命。

三、聖母馬利亞至聖重貞，我選你爲我的領導，我聽從 的指教，給你奉獻我特別的敬禮，

我的護守天神啊，你介紹我給這聖社團，請你勿丟我，直引我進入這聖社團：爲證明我矢心的選擇，我現今，永遠同這聖社團呼喊：耶穌萬歲，萬萬歲。

談談公教人生觀

逸清

生活與思想的一片斷

人生觀有三個部分：一人生的來源，這是過去的；二人生的義務，這是現在的；三人生的歸宿，這是將來的。普通所謂人生哲學，對於現在的人生義務講的很多，但是對於過去和將來的人生的事情，則講的很少，也可以說完全不提，這是人生哲學上非常不徹底的地方。因為沒有來源與歸宿上怎麼能夠規定出現生的正確義務呢？我覺得公教的人生觀是注重在人生，來源與歸宿上，因為知道了來源與歸宿，自然就知道現在的義務是什麼了。

一

提起公教的人生觀來，通常一般人最容易起這樣的觀念：「天主教的人生觀是消極的，厭世的」。理由是：一般政治要人在失意之後，便去吃齋念佛，修真養性，例如以前的吳佩孚到峨嵋山去，孫傳芳作居士，他們的觀念以為這樣的行為是消極的，厭世的。的確，我也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皈依的是佛教，而不是天主教。因為天主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大家大概都知道鼎鼎大名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居然把富麗堂皇的外交制服脫下，穿上了天主教本篤會的修士制服，棄人爵而修天爵。因此許多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種行為與吳佩孚到峨嵋，孫傳芳作居士，殊無二致，只不過孫吳二位進的是中國廟，而陸徵祥進的是外國廟罷了。其實不盡然，我們都知道，陸徵祥先生之所以這樣做，也並非只這為了私人而修來世的永福。

而恰相反對的乃是「不但獨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因為天主教是公教，她不是那一國的教，她是普天下的教。陸徵祥在以前他是服務於一國，而現在則服務於天下了，拯救天下的一切人了。這難道還不是積極的嗎？

所謂積極的人生觀，乾脆的講來，就是「幹」的人生觀，而消極的人生觀，則是「不幹」的人生觀。天主教的天主，各方面都是無限無量的，是最圓滿無缺的，天主教要使我下有限的人永遠效法天主，這正符合了中國古語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義，所以說，天主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人生應以服務為目的，務服的好了，將來靈魂升天堂得賞報，務服的不好了，將來靈魂入地獄受永刑。天堂的賞，是有代價的，因此我們做事就不得不積極了。記得去年在西方，有一天夜里幾個同學閒話，有個問我：「天主教是出世的，還是入世的」？我說：「別着急，讓我思索一下再答覆你吧」。當時思索了好一會才這樣答道：「所謂『出世』和『入世』，在天主教里我還不會見到這個名詞，我覺得我們天主教，也不是出世的，也不這入世的，乃是「入世以求出世」。好似利用手段以達目的的一般。人生在世，有他生活的使命，在生活着的時候，要競競業業自強不息，以企求得良好代價，死後靈魂升天堂。要是用公教的術語說來便是：「善終要善生，善生以求善終」。我們要用現生的時光來完成自己所負的使命，以求死後的快樂」。

「科學是與宗教相衝突的，科學是反對宗教的，科學發達宗教消滅」。這些話我在從前聽着內心頗有懷疑，現在才知道這些話完全是無稽之談。科學絕對與宗教不相衝突，科學所反對的宗教，不是天主教，科學發達，宗教不但會消滅，且更見其發皇，因為科學的終極目的乃在於求真理的發現，而天主教是真理的根原，科學是由天主而生，一切天體運行，萬物生長，都是天主神妙全能的外露。許多大科學家都是天主教的信徒，並且都是很虔誠的，例如無線電的發明者馬可尼，有人問他所最喜歡的是什麼，他的回答出乎問者意料之外，乃是由於無線電的發明，使他知道高在上的天主的全能。由此足見，凡是真正的科學家，決不反對宗教，且更欽敬宗教。科學本身是無所謂功罪的，發明科學者是人，運用科學者也是人，人為主動，科學為被動，不是科學自己能禍福人，而禍福人者仍是人。

三

我認為公教的人生觀是合理的，不獨合於情理，並且還合於學理。

自求多福，這是人的常情。十年寒窗，一朝發跡，這是封建時代讀書人的目的，其實也不過想做官罷了。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榮華貴享受到了，又想到生命不能長生久活，於是便想出長生以保永福的方法來，秦始皇派徐福去東瀛求長生仙藥，便是想長生的方法之一。這種思想不僅是中國人有，西洋人亦莫不皆然。水平線以下的求

福，其目的在求豐衣足食；水平線以上的求福，其目的在求長生不死。不過最後的這種期望在現世是不能夠實現的。天主教的信徒們，兢兢業業，窮畢生之力服務社會，不求報酬，且忍辱受罵，他們所期望的，就是以此換得天上的代價。

安身立命，這是誰也樂意的事，同時也是很合學理的。但是要想安心立命，就不能不要求天主的幫助，保佑。我們若要進天主的聖殿，必先該由哲學出發，由哲學的思想而得到宗教的意識，如此才能步入天主聖殿之門，否則驀然而入則里面的玄妙，你必不能全信，為此在入門之前，先該完成一先決條件，「相信天主是存在的」。這種信念，必須從哲學起才能夠合理的得到。但哲學並非是虛構的，而是以科學作根據的。有些人以為一入門，便一切都豁然開朗了，什麼都能明白，其實這是做不到的在前面已經說過，天主是無限無量的，是最圓滿無缺的，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理智，怎麼能完全了解無限的天主呢？如果天主沒有玄妙的存在，則豈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天主了嗎？

x

x

x

x

目前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青年、積極的大無畏的，勇往前的，頭腦清楚的青年！這樣的青年，正是天主教殫精竭慮所培養的，也是天主最喜愛的，這樣的人生觀，也正是公教青年所應有的人生觀。

時間與永遠（續）

汲 謙

或曰時間出自永遠，天主既為永遠的，而天主本體是至純一的，天主內的各樣只是天主的至純一的要素，純一的本體：故天主的工作

即是天主本體，而天主造化萬物的工作既是天主本體，即是永遠的，故造化是永遠的。答曰造化的工作當分兩面：一面為天主的工作，一

面爲工作的效果。如論造化爲天主的工作，當然這工作是永遠的，因爲是天主的本體，即是說造化的工作是無始無終的。至論造化的效果，即是說所造的萬物，不是永遠的，且不能是永遠的，因爲萬物根本是具有極限的，有極限的不是無極限的，且不能成爲無極限的，而事實也很顯然，萬物都有起始有繼續有終結。將有限的事物全體集合一起，還是有限的。因爲有極限的，就可以增減，無論如何增減，還可以增減。比如數目字，如將人們認識的天地的全體電子排列，每顆爲一位，道數目字你想有多大，然而還能增加，加一倍十倍百倍千萬倍，既至將同樣數字作爲指數，這樣得的數字是如何的大？得了這字就不能增加麼？還是一樣能增加，故有極限的不論如何增加，總是有極限，不能成無極限。萬物既有極限，不能不有起始，繼續，終結，故天地萬物不是永遠的，造化工作在天主方面是永遠的，在受造物方面不是永遠的是有始有終的，是有時間性的。

或又曰：萬物起始以前，沒有萬物，在萬物以前，有無數的年代；然而天主的造化工作是永遠的，無始無終的造化之工作已有了，而造成之萬物，在無數年代之後才有，這樣顯出天主的化工沒有相當的效果，因爲要等待無數年代之後才見效果；然天主是全能的無限極的，這點當然說不得，只可說，天主造化即見效果；所以造化是永遠的，效果也是永遠的。答曰：此問題當分數方面講：一方面，無極限不能造出另一無極限，因爲若無極限造出另一無極限，就有兩個無極限，彼不是此，此不是彼，彼此相限，兩個都成爲有極限的。這是絕對矛盾的。故無極限只能造化有極限的。另一方面，萬物既是受造，即有起始，不能稱爲無起始的，永遠的；事實顯然證明：我人皆有始，未生以前沒有。另一方面，萬生之有始有終，是在無始無終之內，由這方面講，可以說，化工一有，萬物就有；化工是永遠的，這樣有始

的萬物在無始無終之內可說是永遠的，因爲萬物起始前，可推演無數的年代，萬物在無數年代之後才有，這無限度的將來，在永遠內還是現在的；所以萬物的起始在永遠之內可說是永遠的，不過事實上，我們至易追溯萬物的起始，起始以前沒有萬物。

或曰：萬物起始繼續終結在無始無終內，已經，現在，將來在永遠內皆成爲現在的；將來既成爲現在，將來就成爲不得不如此的。這對於無自由物，當然如此；然對於具有自由之物，就不然，因爲自由物的將來，可自由動作，或如此，或如彼，如說不得不如此，就沒有動作的自由，而行善行惡，皆是不得不如此；不得不如此的事沒有善惡可分；故人的行爲，沒有自由，沒有善惡，答曰：萬物的起始繼續終結在天主前是現在的，的確不錯，無自由物不得不如此，也無何困難，只自由物可以自由作與不作，或作此，或作彼。這點自由的將來已成爲現在，似乎將來沒有自由，就沒有善惡可言，然而天主的全能，造化一些物體沒有自由，行動不得如此；又造一些物體具有自由，能行動自由，雖然將來在天主前已是現在的，然而他的將來行動，還是自由的，實際上，我們也感覺我們是自由的，隨我作與不作，或作此，或作彼。如之何，天主安排自由行動能成爲現在的，不得不如此的，這點關係天主的無限智能，非我們有限的事理，須具有無限的理智，才能懂透澈。

或曰：萬事萬物在天主前皆是現在的，每人的善惡賞罰，在天主前已是現在的，人的將來善惡賞罰既是現在的，不得不如此的，則人造善，不得不如此，作惡不得不如此，人可不必要力行善避惡，因爲惡得如此。再者天主既全知每人的善惡賞罰，似乎天主的全慈善不當造那些作惡而將受罰的，天主的全能可以不造他們。答曰：人行善避惡，已如上述。絕定是自由的：天主照着人的功過賞罰他，這也是經

作的，所以人受賞罰，只可以怪自己冒用自由作惡。至天主全知人將作惡而受罰，爲何還造他，這點也關係天主的無限，人有限的小理智，不能透澈的，但可以看見幾種理由：一、天主是造物之主，有無限的理智，完全的自由，隨他願意造什麼。如聖保祿說：陶人將同樣的泥土，或盤瓶受尊恭，或作夜器受踐辱，全隨他意，泥土不能反問他你爲什麼拿我成夜器，不拿我作成盤瓶。如果如此詰問，陶人可以揚補要如此，我隨意如此。二、天主無限仁慈，也無限公義，天主顯揚他的無限仁慈，也顯揚他的無限公義，貴善罰惡，絲毫不爽，我們應

古今的天

我國的天字，意義很多，細考之，天字字形爲一大；大指人，一指覆于人之上的；原意是指汽雲或是星宿在的空間，所以說天上有雲，有日月星辰。天字又演爲別的意義，汽雲在天上，天晴下雨，氣候因之變動，故天字又用指氣候，日月星辰，光照地面有晝夜之分，故天字又用指時間。天既是至高至大，乃用以名稱統理萬物，主宰羣生者：如天降下民，天生烝民，萬物既由天而來，天字又用以指自然，如天性，天理。天字又用以指萬物主宰所在的地方：如在天之靈；文王在上烏昭于天，還有其他的引意。

天民問答 (續)

凡歸於天民學的，我們就這樣順序討論

第一篇 論罪

第一章 罪的總論

仰慕天主的無限仁慈長天主的無限公義；竭力行善成爲天主子，萬作惡成爲義怒之子，永遠受罰。三、天主造每人，都真誠意勿使他立功的賞，受永遠的賞，這是天主無阻的仁愛。天主送人自由是爲立功升天，不是罪爲惡受永罰，天主准許人冒用自己罪惡，是因爲既要人自不斷立功，人連帶就可以自由不立功，自由惡，天主全爲善計，准人冒用自由作惡，只一種連帶的作用而已，故人當利用天主的仁愛，竭力善用自由，立功受賞，萬不可冒用自由作惡受罰。

★ ★ ★ ★ ★

兼言

一個天字意義既然多，雖有上下文指定其意義，但每多混淆，如人民每多以主宰萬物之天爲雲天蒼天，爲避免意義混淆不清計，在天字下，附加一個字，以定明其意義，如第一意：天空，蒼天，雲天。第二意：天時，天氣。第三意：天日，今天，明天，一天，兩天。第四意：統理萬物主宰羣生的天，在天主教就稱之爲天主；所以天主就是統理萬物主宰羣生的天。第五意：天主所在的那個天，就叫他天堂：因爲堂是指一地處，天堂就是天主所在的地處。這樣一來，天字的意義就指明了，附加字沒有變更天的意義，只是指明而已。

袁澤宣

第一節 總論罪 又論罪的分析

罪是那樣的？罪的解釋，照超性學士們，特別的照聖奧斯定的意見，講得很好，就是避開天主，偏到世物，也說罪，是自己的或世物的

邪惡，有一個解釋，在罪的解釋中頂合，就是背逆天主的命爲罪，因爲背逆二字，包含各種反抗的罪類，列如：思想，行爲，話語，缺少職務，不遵依命令。

天主的命令（天命）這幾個字包含很寬，凡天主親自吩咐，或委任別人吩咐，所以天主的命令，這點要作永久的，情理的積極的解釋。

永久的命令不是別樣，就是天理（公理或公道）或天主的旨意，就是這個天理，吩咐遵守倫理，禁止逆倫、（亂倫）由此命令照聖奧斯定的話，（自由篇——15）我們受束縛，（負責）該由世物同心轉意，歸向永久的命令，（歸真返樸）。

情理的：就是人人生來就有的心理，所以引人向善去惡，（性本善，良知良能）論這個法律，怪保祿說過：沒有法律的異民，若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沒有律法，（每惡）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比較量，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羅馬書2，14 15）我們個個都有這個教訓，（指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法律在人心能够，但能全消滅，（認罪書2，4）。

積極的：就是定法律者，親筆或口傳出來的，這種法律，有天上的（天道），有人間的（人道），天上的由天主定，人間的由人定。天上的有舊（古）有新，舊法律（古約）天主由每惡宣佈給猶太人。但在心板上，（柯林多書3，3）。

宇宙創造論之真理研究（續）

第三章 論創造

我們所談的「創造」是含有特殊意義的，所以我們先介紹創造的

人間的：或是聖會的，或是國民的。

聖會的法律，爲聖會所定，國民的律律爲現時的國民領袖所定。天主的法律，命我們服從聖教會，並現代的國民領袖吩咐公道的事，都該服從，因爲沒有權柄不是由天主來的，凡掌權的，都是天主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天主的命令。（13:25）。

罪有幾種？兩種，就是原罪，本罪。

什麼叫原罪？原罪是亞當犯的，遺傳給後人。除開耶穌與聖瑪利亞，人人都沾染這個罪。

什麼是本罪？本罪是開了明悟的人，明知故意犯的。

酒醉的人作惡有不有罪？因爲你說，要明知故意才能犯罪，酒醉時不明知作惡無罪麼？若因他的錯醉了，作惡是有罪，因爲醉時作惡，根本是他故意，凡特意找醉酒的機會，醉時作的惡，算是他故意要的，若醉了不由他的錯，這就小罪都不得。

本罪有幾種？種類甚多，因爲1.有該死的罪（大罪），或可原諒的罪，（小罪）2.有缺少本分的罪（虧負人），或對不起人，有作惡的罪，這由心（思），由口（言），由行爲犯的罪。3.或是心情的，或是肉體的。4.或直接害天主，或傍人，或自己。5.或懦弱的，或惡性的（黑心的，毒心的）。6.或個人的罪，或同別人串通的罪。7.究竟用大分析，把各樣罪歸到七端，這叫七罪宗，在下數段，把各樣罪類，分別討論。

劉慕多

眞義，然後再研究這含有特殊意義的創造，是否屬於可能。

第一節 創造的意義

「創造」，單就這兩個文字來解釋，並不含有 Create 的真意。試觀下列所引數點，即可瞭然。

一、創：1 造也，始也；孟子「創業垂統」

2 又音瘡：傷也，見說文

二、造：1 進也 詣也；書經，盤庚：「其有象咸造，勿喪在王庭。」

2 爲也，書經：「予造天役」；註云：造、爲也。

2 始也，書經，伊訓：「造攻自鳴條。」

4 建也，作也，易經：「大人造也」。

5 就也，詩經，大雅：「小人有造」。

6 造飲食之地，曰造，如：周禮，天官，夫：「卒食以備於造」。

7 祭名，祈禱之祭曰造：禮，王制：「造乎廟」。

周禮大官大祝：「掌六訴曰造」。

8 納也，禮，喪大祭：「大盤造冷」。

所以創造二字的原意，只含有「製造」與「創作」的意思。而我們所講的「創造 Creatio」則專指：「天主從無中，造生萬有而使之存在的」動作。這個動作普通的定義是：「完備實體的憑空生成」。

所云「憑空生成」，就是說：「不用任何材料，而造成物品；這種動作，就叫創造，所以在創造之先，非但沒有所創造的物品，就是構成該物品所需的原素也沒有。現既經創造之後，才有此物品，才有此物品所含有的種種原素。」

所云「實體 Substantia」就是凡能自立，而不需要另一個的協助，爲存在的物體，通稱爲實體，像人，樹木……皆屬之。

所云「完備的實體」：因爲實體物亦分許多種，（一）凡依其天性，生來就是一個完備無缺的東西，非爲構成別個，結合別個，以部分合成其他物體者，通稱爲完備的實體：如天使，人……相反，凡生來，不獨立，而須結合他物，以構成另一物體者，則叫做「非完備的實體」。如吾人的靈魂」。

從此可知，我們這裏所講的「創造」Creatio與普通所說的「製造」「創作」等語，含意大不相同。因爲前者不須要任何成份，而後者，則必須先有其成份。例如：裁縫缺少針線布匹，是無法完成衣服的，而「創造」Creatio則不然。創造又與「化合」「生產」不同，因爲生產，化合皆非原料不爲功。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甲、在創造之先，宇宙是不會存在的，非是宇宙不存在，且連構成宇宙的原質亦不會存在。乙、宇宙間自古迄今無一人，無一物，能够創造（Create，原因是：他們都不能打破「有」與「無」之間的距離——無限的距離。爲打破這個距離，須要一個無限的力量，這無限的力量，宇宙間那能找得出來，宇宙間，受造物中既然找不出來，所以受造之功，爲受造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全能的主，他的體既是全能，即是無限的力量，所以能創造，現在我們就講創造的可能性！

第二節 創造的可能

如若我們願意知道一件事情是否可能，我們可從兩方面去觀察：第一、從該項事情的本身去觀察，看他是否有矛盾的地方存在，如果沒有，便是屬於可能，如果有，便是屬於不可能。比方：母雞生蛋，這回事並不見有何矛盾的成分存，於是我們可以真確地說：「母雞生蛋」是可能的。這種在事物本身以內，不含有矛盾的可能性，叫做「

內在的可能性 *Possibilitas intrinseca*。

相反，如果事物本身含有矛盾，於是那件事物也不可能存在。這種內部含有矛盾的不可能性叫做 *Impossibilitas intrinseca*。例如：四方形的圓形是互相矛盾的。

凡含有內在不可能性的事物，則任何力量，就是全能的造物主也不能作出來，原因是，這件事根本相反形而上的真理。

至於含有內在可能性的事物，若只就他們本身來說，固然屬於可能，但若相對的來說：爲這一個人，爲那一個物，是否果能成功，則又當觀察其主觀的條件，是否滿足，如果主觀的條件，已經滿足，那末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功。這種除却本身不含有矛盾又在主觀的方面，確有相當條件的可能叫做「外在的可能性」 *Possibilitas extrinseca*。一件事物有了內在和外在的可能性，爲他得成立，是不成問題的，例如孟子說：「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爲長者折枝」是有內在可能性的，因爲「枝」是「可折的」。所以，如果張三或李四，四體俱備，力量充實——有了主觀的條件——那末「爲長者折枝」是有「內在的可能性的」。於是乎只要張三李四肯下手就折得成了。

相反，一件事情，有了內在的可能性，然者在主觀方面，缺少相當的條件；那末這種內在的可能性，就變爲「相對的不可能」。原例「爲長者折薪」原是有內在的可能性的，但果張三或李四，是個斷手折腳的殘廢，或是弱不禁風的病夫，目下爲張三李四，就成爲「相對的不可能」了。這種不可能性，叫做「相對的不可能性」。

所以我們說，如果願意知道一件事情是否屬於可能，當從兩方面去觀察，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如果條件滿足，那末這便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可能的工作。

縱上所云，我們可得兩個結論：

1 凡含有內在不可能性的事情，他根本不能夠成立，不論受造之物，或造物之主，皆不能作成。因爲這類事情，是相反形而上之真理的。

2 凡是屬於相對的可能性的事物，那便往往抵於成就，只要有了相當的條件。所以這類的事情，常常是在受造之物方面言，是屬於不可能的；因爲他們缺乏相當的條件。例如孟子說：「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但人之所以不能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因爲，力不足以挾泰山而足不以超北海也；所以挾泰山以超北海，爲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一位：力足以挾泰山，而足，足以以跨北海者；那末挾泰山，以跨北海，倒成爲可能的事了；眞神統是一位：全能全知，力而無限量者；那末，他對於人類所不能作到的事，當然，能够圓滿成之。所以我們說：凡屬相對不可能的事業，爲受造之物，往往成爲不可能者，爲全能全知的眞神——天主——常是屬於可能的事。

現在，歸結到我們的問題上：「憑空（從無中）創造宇宙，是否屬於可能」；

爲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依照上述的兩個步驟，就是：第一、看他們本身，是否含有矛盾的地方，第二、再看一看在造物主方面，是否有相當的條件。

關於第一步：我們可以說：在這一問題中，沒有什麼矛盾部份存在。因爲我們知道：宇宙不是自有的，不是必有的，也不是永遠的；那末，他當有個來源，換句話說：他當是因着眞神的創造而存在的，不然的話，反倒成了不可理解的迷夢。因爲若說一個非自有，非必有，非永遠的宇宙：沒有一個原因，沒有一個來源，沒有一個開端，豈非成了矛盾的嗎？所以，自宇宙本身方面而言：說宇宙爲眞神憑空

創造而來，并沒什麼矛盾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講到這事，創造已經有了內在的可能性了。

關於第二步：造物主方面：在先我們已經講過，爲憑空創造。最須要的，是一種足以打破「有」「無」之間的「無限」距離的能力，只要有了這種能力，自然能够憑空創造。但是造物主，他既是全能全知，無窮美善，無可限量的真神；那末，當然他有打破「有」「無」

之間的無限距離的能力；所以，憑空創造不用材料，自造物主方面言，條件已是圓滿的。

現在我們既當結論，既當承認憑空創造不用原料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如此：亦更足顯造物主的玄妙，與奇特能力，斷然與世間之物大不相同。

歐洲中古時緝查署Inquisition之檢討

于燦之

引言

第十一、十三世紀，亞耳彼Albigio教裂，橫行歐洲，天主教，屈就當時政府及人民公意。設立緝查專署，期在清除此輩，其中事實，不免間有過激之處，人遂多引爲聖教之垢，余也不才，願以管見所及，公諸同好：俾是非屈直大白，而正視瞻焉。

內容

「裂教」者，謬解「聖教」正傳當信之條，而攻斥之，破裂而另成一門者也。自「聖教」初傳，無世無之，亦無時不設法剷除之。然歷代慣用之策，均以精神界之刑罰爲限。如召會公辨，棄絕主犯等；其最者，則禁與交遊，至中世紀，漸有收監（1134年），移請政府加以體刑（1138年），或火其書，或逐其人，凡與交遊，或保護及收留之者，皆黜其教籍。一二八三年，斐理奧定Philippe August王，促迫再三，教皇路齊育第三Nicolas 3召集物洛梭Viterone會議，通過設立「緝查署」，更請政府職司，相襄緝查事宜，有敢作梗者，則削其職，而絕嗣之，城鎮有敢抗違者，則公告天下，斷其交通。

緝獲裂教人，訊屬鞫實，善勸而不改者，即沒其產業，而移請政府，加以應得之刑：火焚是也。由弗朗德耳Elandre之伯爵，與來木Reims會議共同議定，蓋不欲流入而也。若爲神級士，則先降級，撤職，剝祿。其人雖已死，仍實行法庭如常。罪至於死者，已死仍掘其墳，當沒之產，則取之於子嗣。悔改者，則由緝查司，加以相當之補贖，如佩十字，打苦鞭，朝聖與服役聖地等；且議規定之經，行當行之禮。而緝查司，即成其神師，不能洩露訊鞫所得之事。主教每年，須普行緝查一二次。凡裂教人，見示後，限一月內，到堂自首，以邀赦宥。知而不告發者，絕嗣。一切人士，各須公認已之公教信仰，擺脫一切嫌疑。有可疑疑者，則逮禁之。凡被告發者，即以嫌疑視之，但能拒捕，或聲明係仇人陷害，或否認案情，既審鞫屬實，則須自認，或悔過自新。

緝查司，宜再三考證，設法取得口供：或用嚴刑，或令作相反矛盾之事。看管時，減其給養，餓餓，幽禁，絕與外人交語，然年幼或老病者，則居室較寬，能工作，亦可稍與外人接近。

摩尼教 Manichei 盛行於第三世紀，羅馬帝國西部雖已滅跡，仍潛傳於東部。至第十世紀，東西暢達，加叻 Cathares 派，襲其說，漸傳於西部，意、法、德諸操德文或拉丁語民族之地，尤以第十一世紀法國南境亞爾彼 Albi 城最盛。故有亞爾彼派 Abbigensis 之美名，其謂宇宙之元有二：皆無終始，其一，為善元，即天主也。凡善神與人靈屬之。其二，為惡元，魔鬼是也。凡惡神與物質屬之，人為身靈相湊而成，故欲得其所應得之福，必須戒絕，惡元之屬，是以工作也，肉食也，均宜戒絕，尤當戒絕婚姻，蓋終身偕老其惡大於偶合，凡染是說者，離妻遺子家庭以推人類何以傳耶，拋棄工作抗違政府，攻擊治權於是政治也，主教也，聖教神權與聖事也，均在攻斥取締之例，於是焚修院，却教產，驅逐教士及修士修女，更或戕殺其命，如勿耳都 (Vertus) 某鄉人曰婁大耳 (Leutarg) 者之騷動 (1004 年) 唐時稱 (Tanchelin) 之幾傾覆烏特肋 Utrehs 教區 (1102 年) 基拉耳 Girard 之兵攻米爛主教 (1040 年) 以及基約 Guillemet de vesberg 史家所稱之聖教奇仇曰加叻 Cathares 與安得 Enlede Stalla 等之擁衆橫行 (1140 年) 何勝枚舉焉。

民衆見此次公憤屢起如衆，執婁大耳解往主教署訟以作亂惑衆，不亞亂賊暴徒，更或不樂主教之寬仁，而火焚聖教之徒，如焚殺基拉郎與槍焚李西亞 Lislaw 主教所收禁之聖教人 (1114 年) 且當公審之時，不待王命，即欲立殺此輩者，如阿耳廊聖教 Orleans 非法王羅伯耳 Robert 警以喪聖之罪，則必為民衆擊死於十字堂中 (1017 年) 剛布肋 Cambre 民衆未待王申斥，即將聖教人入草房舉火焚之 (1077 年) 有時判官徵求民意，衆答，以火焚 (1167 年) 如此事實，不勝枚舉，聖教橫行社習，不靖，政府之責，端在維護治安，當時帝懲辦聖教人，則以瘋狂之 (1074 年)，羅則 Roger 主教轄區

教，頗稱極進，尤以法王羅伯耳 Robert 開其端，教仇英王亨利第三造其峯，試略述之，以供參考。一〇一七年羅伯耳王，聞俄耳廊 Orleas 之地聖教大行，遂駕幸其地傳集民衆親羣訊鞫，立罰十三人，以極刑基約 Guillaume 伯爵起而效之，立召緊急會議，明訪暗察，短期內遭苛刑者，實難計數。一〇五一年，亨利各第三往各斯達慶祝聖誕節，乘機執聖教人懸之貝衣簿 Pavlas 欲救已城勿染邪毒，遂嚴治唐時補路易第七常與已國深染邪說，遂刻意懲之。一一六四年致書教皇亞立山第 III Alexander 責聖教之於聖教人，勿乃太寬，請曲順己意。懲之體刑，教皇則請王行，勿涉及宗教之事，否則將羅拆教之非 (全保聖教信條但不遵教皇統率之教) 且令王弟來木主教，亨利公代傳教皇旨意與苛殺無辜，勿弄冤釋多罪，夫裨益聖教子民，乃寬仁是賴非苛暴之力也，凡屬聖教之事，則請王任憑主教察辦，勿過求太義，以違基多信仰焉。一夫英王亨利第二乃法王路易第七之大仇，在位多作擾害聖教之事，而於懲罰聖教一節，則用竭全力，與法王攜手血盟，以剷除聖教，一一六五年，聖教人某，由弗廊得耳 El Andre 奔至英國。國王執之，火鉄烙其面，鞭以遊街，然後錮於密室，出售為奴。巨立法：勿許聖教傳傳國內。飭大小官員，誓守此法。且隨機訓民，使衆週知。特令某大員，勿納聖教人，否則當面焚其官邸。且以政權，迫使神職士，搜查聖教之人。待斐理奧定 Philippe-Auguste 嗣位，苛刑益甚，其得民心處亦以此也。

公教之立場

聖教之盛，人民大憤，政府已嚴加懲戒矣。而聖教會，則一本其寬大之懷，初不欲嚴懲暴徒，久之，方就政府之要求，合辦稽查署，蓋迫不獲已也。然仍時加戒慎，勿致太過，如人民控訴婁大耳時，熱

內，裂教猖狂已極，因就商於瓦宗 Mazou 主教。旋得復函曰：「天主不願罪人死亡，惟恆，求其自新。夫耶穌全能主也，而甘受猶太之酷虐，致死於十字架，蓋欲吾人，法其芳表，寬待裂教之人也。故曰：『勿割莠草，客與良禾齊茂，以待秋穫。』」何況今世吾人目為莠草者，收穫日，天主或能斂之於倉；吾人今世視為天主之仇者，升天後，天主或能置之吾儕之上」（1043年）。歷觀聖教用以遏止裂教之方，首在召會駁斥。如欲制止唐時補之橫行，則惟通知聖羅白耳 Koler 及其會士，召開大會。（1112年）其他如列日教 Ugec 教區之非常會議（1144年）以及來木 Reim（1140年），雍格（1145年），等會議是，且聖白耳納多 St. Bernh 往返各地，藉以攻斥裂教者，皆聖教歷代之貫策也。聖人曰：「制止裂教，乃至理名言之力，非刀兵所能為也。『願衆人均識真理，以獲救，』主耶穌之旨望，出於保祿聖之口者，其此之謂乎。」因評苛刑者曰：「其存心固可嘉，然不欲人效其所行焉。」聖希佳德 Aildegarde 亦致書信教官員曰：「遂教人於聖教之外固宜，致之於死則不可。彼等皆為天主肖像，與我儕無異，故也。」蓋聖教人士，懺尊教皇亞立山第 Alexander III（1061-1073）之名訓曰：「夫禁戕人命，國法如此，數律尤然」。又曰：「天主非特不願人慘遭非命，亦不願惡人淪亡」。故聖教常規總不許黨人之血。然而固執於邪，濫交惡黨，危害社會，已非特屬良心之罪，只堪神罰，實乃危害治安，禍及人族，當膺體刑者矣。故允依弗朗德耳伯爵之意：由政府懲以火刑。夫欲除清惡焰，遏止狂浪，徒懲其

歐洲哲學之定義及其對象

微 評

哲學一辭浩如煙海，凡思想之稍涉幽邃皆可謂之哲學，且中國有中國之哲學，歐洲有歐洲之哲學，言哲學者不乏其人，究之何謂哲學，十九不得其解，試一窺歐洲哲學家之思想，始知所謂

已著，必不足，非濟以暗察不為功，故於一八三年，物洛模 Vero 會議，曲就當時公意：允毀緝查之署。署之性質，固為政教合組，署之職司，又為教中人士，然聖教軸心，常致力以減罰偵刑焉。教皇亞立山第三，嚴禁神職人士，濫污人血，更請政府偵刑；非從邪之罪昭彰，則不可罰之也，且歷任教皇，多有規定：年不滿四十者，精神不優良，品格不端雅者，皆不得充其職，復制定：寬待、考核、審訊、勸改、然後懲其不悔者，蓋懼濫刑也，如敢濫刑者，則撤職，察罪，而棄絕之。

結論

夷緯牽署之目的，在消除第十一、十二等世紀之裂教，有若宗教本身之事。然考其作因，則為政府，見當時邪說，足以摧殘人類，敗國家，喪民族，遂促迫教會，成設此署。教會難迫出此，然仍本其寬仁大慈之旨，監督，約束，勿使苛及無辜，特求其悔改焉。如賴德 Guillaume de Raymonole，杜良 Pierre Durant，白德羔 Bems ebecaux，與若聖比 Jean de Sans Piere，等之筆記曰：「緝查何何乎？蓋欲勸裂教之人懺悔自新，再和於天主耳。夫怙惡不悛者，方移交政府，處以體刑，其目的，在促人革心，俾公教信條，奉行於世耳」。耳者：自由思想史家肋阿 Hoo 先生有言曰：「教皇難預見裂教之害，能創作種種惡孽，亦甯任其自由焉。」史米德 Schmid，詳考當時裂教史後，亦發同樣言論。總之，是非自在人心，惟不求真象，而妄加疑責，乃可歎耳。

哲學，固有其切定之意義及特殊之對象也，忙中編此，不揣庸陋，刊登世光，以供參考。

哲古文嘉：有賢智明白多謀之意，如哲人哲王哲匠哲艾。

如潛知文明，（書）世有哲王，（詩）謀猶歸哲匠（王維詩）眷予哲文（孫觀文）。

中國自古雖有哲學，然無哲學之名稱，古來學者或稱名或稱賢或稱儒，而一切知識皆稱學問或稱學。

自歐洲 *Philosophia* 傳至中國以 *Sophia* 乃賢知之意，遂命為哲學，然雖有其名，尚未能規定其意並其範圍，亦有稱之為玄學者意謂深邃渺茫不可知其究竟。

實則 *Philosophia* 一詞亦從未指示此學識之切定義意，故哲學家稱之為對象尚未切定之學問 *Est une science dont l'objet n'est pas encore fixé*

然哲學之為學問實亦有其專屬之對象，此對象初雖渺茫，隨學識之進步，愈能規定其顯明之範圍。

試一略述歐洲哲學各字派之思想，即可略得哲學之切義，同時亦可窺見歐洲哲學史之大概，既知哲學為何物方能追尋其歷史，知各學派哲學研討之對象，乃準備吾人詳述歐洲哲學之最善方法。

「哲學」一辭最初之意義為學問總稱

哲學之在歐洲與其他學識分門別類，實誕生於希納，然在最古期間哲學一辭，統指一切學術，凡「學」皆稱哲學，歷史家 *Herodote* 最先用之，其述 *Lesius* 對 *Solon* 云。吾聞君以哲學家（學者）之態度遨遊天下觀其風土人情 *Thucydide* 為 *Pericles* 作誄詞借 *Pericles* 之口吻云，吾人愛美有度，而說哲學有力，所謂說哲學猶云講學也，故一切學識之研究，學識之修養，真理之愛好，演說思想之技術通稱為哲學。

此廣泛之意義，與中國學之意義正相同。

Philosophus 一字就文義解曰，愛學問者，此義據云來自 *Pytha*

goras 其言曰，「賢之一字惟神能當之，人則不能也」。人能愛賢德追求賢德已云足矣。故納丁文學家 *Cicero* 謂：有少數學者拋棄其他一切專研萬物之生，自稱曰從事賢德者。

希臘古哲學家在蘇克拉弟之先者，皆稱曰賢者，*Sophos* 無論其為物理家或邏輯學家。

古代希臘哲學之定義與對象

古希臘人研究哲學理論與實行並重其對象包括學識與修養二者，所謂學識乃一切萬物之認識，修養即重德也。

對於萬物之認識，大率根據前人神話故事以解釋世界與人之起源，有謂物類由元素（如水火風土構成者，或由原子 *Atom* 或謂由數目變化者，故當時之哲學，如像一種宇宙生源學，亦即當時所謂之學。

蘇克拉弟以自知為哲學之對象

蘇克拉弟轉變哲學之目標，哲學向為一總學識之追求，蘇克拉弟則以認識人自身為學 *Cicero* 謂其使學問自天降於地下，更使之進入城市家庭。

蘇克拉弟不僅為道德學之創始人其邏輯理論為歐洲兩千年來推理之規律，據蘇氏之言曰學問之對象應為一切物中常在之元素，即物之觀念是學問之目的，即在尋求物之觀念而界說之。

其所求之學問之方法由已知推未知，經伯拉圖之發展成為辯論法至亞里斯多德而成為推理三段法，互歐洲古時代中古時代直至哲學革命笛卡爾時學者之努力，以皆尋求事物之概念界說之聯系之，以為能

事。

至伯拉圖哲學復成普遍之學問

哲學至伯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切定其性質。在伯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哲學已非物理學，亦非道德學，亦非一切學問之總合，蓋為至高之學問，學問之學問，據伯拉圖之理論，哲學之對像，非外形可覺之現像，蓋現象流動不定，非吾所謂真理，蓋真理云者常有而不變者也，哲學的對像為真的，有一「絕對」有一「此」為物性，此「有」即物之觀念，在理智為真理之本在實物為存在之本，萬物之觀念永存於神之為物中統包容於善之觀念中。

由此可見哲學在伯拉圖已非物理學道德學，實已超出一切形性學之上成為形而上學矣。

顧在伯拉圖之意，哲學之對像，不止在認識物之觀念，尤在對宇宙得一綜合性之認識，對宇宙有合諧之看法，生活與思想混而為一概念與德行而為一「人」之學問。

哲學之企求對像為真與美善也，故學家高舉心思超出一切庸俗之上，對已善對人亦善，惟哲學家真能為政治家，立法者，能使人民獲得幸福與道德。

亞里斯多德之哲學觀念

亞里斯多德應用 *Polisophia* 一語，有時向承古人之舊就其最廣之意義言之，哲學，即一切學問之總稱，哲學分三類，理論之學，實行之學，詩文之學，皆稱為 *Philosophia* 理論學包括三者，即算術物理神學，稱為三種理論之學 *Philosophiae theoreticae*

但真實之哲學狹義之哲稱第一類「學」*Philosophia prima* 其對像即物之為物性，有物之有，或物之性 *Essentia* 哲學追求者

為物之原理及物之根源推本尋源必欲達物類前後之緣內而後止，故哲學之為學不止於常變動而個別之現象，乃追求物類普遍永在而必然之理。

亞里斯多德並切定哲學之特性其見解甚深遠而堅確不移。

一哲學為一普遍性統一性綜合性之學問哲學包括全宇宙之一切物

二哲學為一抽象而高度理論之學。

三哲學為一不圖實利之學。

四哲學為一獨立而超然之學。

五最後哲學為一神聖之學，

(待續)

鳴謝

本人曾患癰疽歷經月餘醫藥無效乃遵葉懷安納之勸恭行九日敬禮又以張程真真福棺中石灰和水飲後病乃逐日痊愈特此登報謝恩

鎮甯縣下疊學門牌五號教友潘少榮

本堂司鐸莫德明

關於中國新憲法

「龍光社北平消息」去年聖誕節日，國大向蔣主席呈獻中國新憲法印行冊時，外交團一致參加，其中有宗座駐華聖署公使。

胡適博士，前於國大閉會時，曾提議于斌主教主持閉會典禮，但于氏謙讓未受。

國大代表中之公教人氏，共十六名，在于總主教領導之下，從事努力，結果，將教宗通牒中所主張之社會利益，家底工資，保護工人之種種意義插入憲法。

于總主教之建議，已被採納：即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新憲法實施日。不久聖誕節日，即變為國家之慶辰。

國大秘書長洪蘭友，為組織國大出力甚多。渠為震旦大學畢業生，然非公教信徒云。

愛的星羣

愛德樂佛

四月九日五〇九處的創傷，今以詩存紀念之

萬般的情懷，

已完全還給了宇宙，

眼底的河濤，却在苦訴歸程！

我們三位，

只有我們三位，

兩個是愛神的天使，

一個是天主的勇兵，

久已困厄於荆棘叢的我們，

切思聖灰禮儀的驚恐，

四肢鱗傷，

心焦意冷，

黑暗吞蝕了大地，

迷網隔斷了光明；

夜闌更深，

萬籟俱靜，

這三位迷途的羔羊

抱着所有的經驗，意識！

與那罪惡的黑暗奮鬥，

在荆棘的途途上邁進，

任憑飢餓與口渴，

也不尤怨往昔；

任憑勞累與腿酸

總不停止衝鋒，

以生命償付志願，

以愛火引燃光明！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叢林，

暗礁，

懸崖，

峻嶺，

你們都立起來吧，

我們早已堅定了意志，

要永遠的向你們衝進，

折毀你們，

擊碎你們，

穿過你們，

人類中最寶貴的物件，

已在此危谷的山野間發現了，

它——不是別的，

主是一棵玉潔冰清的魂靈，

良心的平安

是至高無上的安慰，
它可以撞倒一切，
直上蒼穹！

×
直上蒼穹！
×

我們心裏的謹守天神？

是愛德，

是正義，

是信仰，

是真理，

四九的五〇九處之創傷，

我們絕不能忘掉它！

一棵金星的聖跡，

尤值我們稱譽，

我們要求永遠的歌頌，

歌頌，歌頌，

歌頌天主的偉大，

歌頌天主的奇功，

一失足成千古恨，

萬善因果定太平，

真線是兩點間的距離，

禍福是言行中的的音程！

我們要樂意的感謝天主，

感謝天主——

從恨海中救出我們，

感謝天主——

使我們毫髮無損，

使我們至死仍帶着笑顏，